

Little Beast

艾明雅

著

小野兽

张外信

献给都市里
花容月貌的空巢女郎们的睡前故事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小野兽

艾明雅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野兽 / 艾明雅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39-5256-3

I. ①小… II. ①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2522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陈 章

小野兽

艾明雅 著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8.5

印数 1-35,000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256-3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 001

Chapter 01 荒野女猎人 ————— 007

Chapter 02 深圳没有爱情 ————— 027

Chapter 03 第一百零一次相亲 ————— 049

Chapter 04 七十二小时 ————— 056

Chapter 05 女王陛下, 你想吃韭菜鸡蛋饼吗? ————— 079

Chapter 06 幸运的她 ————— 088

Chapter 07 时差恋人 ————— 110

Chapter 08 星与月 ————— 119

Chapter 09 夏天的坏事, 秋天会好的 ————— 164

Chapter 10 云雀 ————— 195

Chapter 11 琥珀 ————— 221

自序：

献给城市里花容月貌的空巢女郎们

- 1 -

如果一个女人会写书，那么每一本，都是她的轮回。写完一本，就代表这个轮回的自己死亡了。然后，走向下一本。

这是我的第五本书，也是一个全新的自我。

写这本书的机缘，在2016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散文集《特别敢，又特别美》。与此同时，自媒体蓬勃而生，市场上很多女性作品，有一种声嘶力竭的感觉，像一场革命，喊着口号掀起一股女性励志风潮。我这个“鸡汤天后”，也不由自主地在一片励志声中冲锋陷阵。

这一年，中国女人似乎陷入了一场“画皮”的狂欢中。她们信奉“你要变得更美，你要变得更好，你要买最贵的，你值得最好的人”并为此拼命。看起来，她们锐不可当，欣欣向荣，即将成为崭新一代的独立女性。

我也一样。

可写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空惘”了。

不想思考，不想书写，我以为是因为我写腻了，腻了直白去铺说的写作风格。我还以为问题出在灵感本身。虽然我的自媒体公众号依然保持一种和市场对接的套路，叫好又叫座，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这一场女性自我贴金的盛宴狂欢，即将曲终人散。

如《红楼梦》里那种，“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觉。

我自己，更是被割裂。表面上，我欣欣向荣；实则，内心一片荒芜。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很绝望。

情感上，2016年下半年，我和先生分居，然后办理离婚。

事业上，我把原有公号交给合伙人打理，自己又重新开了一个小号，诈尸式更新。因为我没办法持续写下去。每天晚上，我都觉得很崩溃。不是伴侣的问题，而是，我搞不定我自己。虽然我的闺蜜团在我身边狂欢——庆祝你回到有钱有颜有自由的单身时代，可我知道，我中年危机了。

不要笑——每晚，我都无处可去，不知道生活要走向哪里。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那种每天晚上害怕得发抖的日子。

- 2 -

白天，我穿好衬衣，开着漂亮的进口车，气势恢宏地出门。

夜里，我花容失色，带着一身的疲惫，万念俱灰地回家。

在这场生活巨变中，我破碎而缥缈，时常以为自己在做梦。

那种破碎并不是心碎、悲观、绝望；它是一种很平静的状态——一个女人在三十岁，结过婚，生过孩子，却猛然发现，这三十年，一直在按照旧世界的模板而活，却从未问过，什么是自己要的。

我打破了旧的模板，却一时间找不到新的。

最主要的时候，我开车行走在城市的时候，看到千千万万这样的女性脸孔。她们面容精致，背着奢侈品手袋，在星巴克边喝咖啡边敲电脑，看起来坚不可摧又所向披靡，她们就是我们声嘶力竭喊着要成为的那种人。

她们看起来就像我自己——顶着一张画皮，内里却都像破碎的游魂在等待一个摆渡人，心中都有一个黑洞，装满孤寂和苦痛，有的在时间长河中被消化掉了，有的没有。

那一刻我被“灌顶”了。这一年，之所以不再想写那些光明励志的文字，是因为意识到了，在光鲜的外表下，在拼命成为更好的人之际，在自媒体拼命渲染的“独立自由”之下，我们掩盖了一种生命的真相。

那就是，即使美艳如你，聪慧如你，强悍如你，独立如你，依然摆脱不掉生命本身之孤独苦痛。

愈是走上自我实现之路，你的孤独感就会愈加强烈；你愈是

不想和这个世界为伍，你就愈是得孤身一人，自造王国。

很多人无法面对这种孤独。太多女人无法言说这种孤独。我眼睁睁看着一日一夜，一点一滴，这种孤独将自己的心慢慢凿出一个黑洞，却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没有人说它存在。

他们依然在说，你这么好，你要更好，一定能遇到幸福快乐。

可你知道，如果这个黑洞不被承认，不被探究，而是被刻意掩藏，只是一味地赐予现代女人以盔甲，那么一切所谓励志，看起来都会像个笑话。

这时候，如果你还要喊着更优秀、更独立，只能是饮鸩止渴。

我们最后，真的会变成冰冷的、空心的女人。

那一刻我听到了自己的使命，我要写黑洞，我要告诉你们，房间里有一头大象。那头大象，就是你生而为人的孤独——很多时候，你一瞬间的爱与怕，心慌慌的那种感觉。

我想让你知道，那种感觉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

我们总有缺憾，我们的人生，总有缺憾。

- 4 -

我要写那种缺憾。

这本书的初衷是：总有一个女人，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个带着缺憾的影子。在你们没有找到填补那种缺憾的怀抱之前，我愿

意做那个亲密者，在黑洞里点灯。

我们都得带着孤独前行。当你习惯了，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可怕。

那一刻，我才明白了“三十岁”意味着什么。三十岁，是你发现，你想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活。

于是，在从2016年跨越到2017年的那个时节，真实的那个我几乎没有与任何人产生交集，没有说过几句话，整整九个月，生活周而复始，每天清晨起来独自健身，然后洗漱、阅读……晚上，执笔写下这些文字。某些冬夜的黄昏，还未到眠时，只听到时钟滴滴答答。

如同一场一个人的静修，我吞下了每分每秒的孤独。去思考，每一个类型的女人，会遭遇什么。

静思，体验失去、寂静与悲苦。面临绝望，我真真切切知道了什么是天地，什么是佛陀所说的“皆苦”。

我有一个去参加过灵修班的朋友，二十九岁，单身。那十几天，她们就是打坐。每天十二个小时，不许说话，静思。

后来我问她：有什么收获？

她说：有。一开始，总是忍不住想过去的事，偶尔悲伤，泪流满面，偶尔怨恨，胶着、绝望、低落；最后，通通归于平静。并不曾喊什么口号，也没有去过多地用言语探讨人生意义，但就是在那一场默默无语中，她找到了自己。

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总要失去之后，才知道是什么。

和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极其相似。极少与人交谈，极少规划未来，如同一场“当下”的修行。

- 5 -

在这本书里，我写下了十几个女人的影子。之所以是影子，是因为她们并不完整。也因为，她们每一个都是我，每一个又都不是我。或者说，她们代表了这个阶段，我眼里所见到的那些女性，她们寻爱之路上的悲欢离合。

这本书里，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求不得，表面看起来是爱，实际上是什么，你要慢慢去体会。真正超越孤独，与之伍，凝视它，安放它，你才能真心拥抱自己，重新爱上一个静默的、穿梭在都市里的自己。

我想做女人们的撑船人，从此在每一个你睡不着的黑夜，为你点着一盏灯，做你的睡前故事。

从此，是写故事的艾明雅。

希望你喜欢这个写故事的她。

Chapter 01

荒野女猎人

- 1 -

这个月，吴珂的大姨妈没有来。

单身也就这点好，总归不担心是怀孕了。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之后，意味深长地问她：“结婚了吗？”

摇头。

“该生孩子的时候还是要生，不然激素水平越来越低，影响周期……”

吴珂瞬间懂了。

内分泌失调了。

这真是足够让一个三十岁、未婚未育、一年没有性生活的女人更丧气了。

开药的时候，医生问：“你经济条件怎么样？”

吴珂恶狠狠地答：“很好！非常好！你给我开最贵的，最好的药！”

女人都快做不成了，钱还有什么用？可是把一堆叫不出名字

的药拿到手里的时候，疗效没看清楚，就看到一堆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还有“激素”“恶心”等字样。

差评差评，零星差评。看到“激素”，直接把一千多块的药坠入垃圾桶里。胖死比病死更可怕，这一堆东西吃下去，鬼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更嫁不出去了。

- 2 -

周期乱了，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春寒天气，幕墙外面也是雾蒙蒙的，飘着细雨。她斜靠在办公椅上，看着玻璃墙外面的人在办公室里穿梭来去的样子。

一个姓林的副总这会儿正从外面奔过来，司机在后面提着他的包。林总，四十岁，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已婚。他最近因为孩子要升小学的问题有些疲惫，前几天还向吴珂打听学区房的事情。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岁，就是一个行走的繁杂尘世结合体。想必，跟老婆已经很久没有床事了。可是这般焦头烂额，又跟谁有兴致呢？

而且没必要。与已婚的男人纠葛，不如跑去酒吧街最里面那家“蜉蝣”，摇摇杯子放放电，第二天自然要从谁的床上醒来。吴珂虽然不去，也讨厌这样的地方，可是，她不讨厌这个城市里如此多的、给自己可能性的选择。

她的目光转到新来的一个小男生身上，是真的很小，戴着萌萌

的眼镜，穿着黄色的T恤，像一个小黄人，正在和几个小女生抢一瓶酸奶。

小黄人，嗯。吴珂突然被自己逗笑了。小黄人是动画片，不是爱情片。

这是怎么了？自己像只发情的母狮子，每路过一个男人，都像看猎物。还好自己是高级生物，是人类，是穿着昂贵皮囊的直立行走的人类。

她撑着精神，把腿搁在桌子上。新换的办公室，能够从窗子看到外面的景象，一览无遗。助理因为甲方放了鸽子，正在骂骂咧咧暴跳如雷，说打乱了吴珂一天的行程。女孩抬起头来，嫁接的假睫毛，朝吴珂这里望了一眼。

大概无数小女生面对这片玻璃墙都有一种别样的感受。这是一片权威的墙，也是一堵神秘的墙。她们有向往，有害怕，有时候也有些鄙夷。她们会想象吧，坐在里面的那个三十岁女人，这几年是走过了哪几个台阶爬进去的？孤单吗？寂寞吗？画地为牢吗？

当吴珂是小女生的时候，也会这样想象。直到自己坐进来，才发现外面的女生在望向里面，而里面的女人，大多数时间在望着窗外更广袤的天地。

小女生……吴珂想不起来了。自己什么时候算是小女生？二十五岁吗？

二十五岁。吴珂和团队去一家高级湖滨会所参展，中午和同楼层的参展商一起在酒店餐厅吃饭。毛手毛脚的服务员失手把一碗汤泼在吴珂的裙子上，惊得她立刻站起来。邻座男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知道从哪掏出来的手帕捂在她的腿上：“没烫着吧？”

还了手帕，就知道果然是不同物种：邹巍，台湾人，不然这年头谁还带手帕。一来二去，也就熟络了起来。

吴珂对他挺有好感，所以有一晚他约她去湖畔吃饭，她也没拒绝。那天他穿一件米色的针织毛衣，一条浅咖色的休闲裤，一双白色球鞋。吴珂很少看到三十五岁以上的内陆男人，能把这样的装扮穿得这么好看。尤其是结了婚之后的内陆男人，很容易被认出来，油腻相带着一种“此生已成定局”的懒怠，还偏偏要将衬衣塞进球一样的腰围里。

成年男女，要猜心也是耗能的事，索性放开了去社交。他也喜欢她的敞开和爽朗，半个月会展结束之后，邹巍牵起了吴珂的手。当年，邹巍三十五岁。他们成为异地的恋人。邹巍离婚十年，太太和大儿子都去了加拿大，他在台湾，还有个上学的小女儿要照顾。他一直很抱歉：“我应该……没有办法一直留在上海。”

他倒也是惊诧，为什么吴珂没有同龄小女生对感情的依赖性。她像只茕茕子立的鹤，他每个月像大姨妈一样来一次，她根本觉得这样很好：不黏人，也不吵闹。直到有一次，邹巍因为台风滞

留，两年以来的每个月两天的相处时间延长，到第四天，她甚至有点儿嫌他烦。

那晚吴珂开会开到很晚，下班回家路过香薰店，看到两个泡泡浴球，想着回家可以点个小蜡烛。吴珂泡澡的时候，邹巍看到她包里露出来的合同一角，顺手抽出来看了看。他坐在沙发上，吴珂待在浴缸里静静听着他分析最近她户头里的钱要怎么处理。那阵子人民币贬值得非常厉害，他建议吴珂把钱一部分买成美元，一部分放到他认识的一家瑞典理财平台上，一部分咬牙付一间公寓的首付。

有资产，有动产，有外汇，有黄金，他在她的物质依仗上排斥方遒。他们在一起两年多，不是第一次有金钱往来，她对他是有一定信任度的。而且那个账户是她的名字，完全属于自己。

吴珂当晚有点犹豫：这样一来，我经济就很紧张的。

邹巍当时说了一句十分霸气的话：相信我。

邹巍的判断十分正确。五个月后，投资理财得当，出售了小房子，熬过了一段精神压力颇大的时光后，她的存款人生第一次直接突破三百万。

不算巨富，可是足够她在这个城市心无旁骛地活着。

有自由，还买了新车，顺理成章变成了车友会一员。年轻兼长腿，没有比吴珂更受老男人欢迎的了，她的饭局开始多起来。邹巍不在的日子里，少女总裁班、各种莫名其妙的社交场合统统找上门来，有个创业基金会采访一百个年收入超过一百万的三十岁以内女性，她莫名其妙变成了其中之一。她以前怀疑自己的能力，曾

经想过自己这种理财白痴，就算有一百万捧在手上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可是，真正把钱拿到手里的时候她才知道，钱是带着腥味的血，只要你有，自然有鲨鱼一般的同类嗅到味道朝你奔过来，他们将带领你把这团金滚得越来越大。在三个朋友的推动下，吴珂自己的广告公司成立了。她对广告公司一窍不通，只是越来越发现，万事有其共通之处，加之团队齐备，干吧。

爱情呢？不需要。

每天晚上都有饭局，夜夜笙歌，喝到车都开不回去，直接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开房睡觉。一个月，几乎睡遍了一个区。有天干脆在车里睡着了。

闺蜜团的羡慕嫉妒一览无遗。

尤其是当时怀孕七个月顶着大肚子，每天还要赶回去给婆婆做饭的大学室友小梦说：你就这样很好，不用结婚。真的，你这辈子，都不要像我这样活着。

是。她并不想以濡沫之名，每天赶回去给一家人做饭。谈恋爱，谈婚姻，成本太高。她并不想成为谁的人生栽培者，各人自己栽培自己不就够了吗？谁能说这是错呢？人类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如果有更单纯简洁且高级的关系，她愿意为此停留。

她倒担心邹巍要结婚，某天吞吞吐吐打听他的心思。

“珂珂……”他一如继往地语调温柔，抚摸着她的头发，“我想，我们都并不需要婚姻，你需要吗？”

她放了心，一颗心犹如沉入海底。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飞